



骨子里脱口秀的基因也一起跨洋归来，呈现给观众的叙事逻辑、文化跨度，则需要转变与磨合。在湖南笑嘛俱乐部，老梁作为新进的活跃演员，与其他几位演员比拼打磨段子，她们当中，有医生、律师、公务员，还有在职大学生，演员们每周都高产，拿得出新内容，这让学霸老梁倍感压力。

老梁擅长找规律，写段子从头学起，先是一个前提，观察后加一个转折，欲扬先抑。“前提有很多，比如恋爱不顺、嫁不出去、穷、负能量，怎么从这些角度发散思维，哪个有记忆点，用怎样高效的方式呈现，要花时间想，不能一个人闷着，互相聊一聊，自己有了灵感，也可以很尴尬地往上写，反复推倒，重来。”

脱口秀与相声不同，相声是谁讲都行，但脱口秀必须从你的内心出发。老梁说，她看了许多单口喜剧的书籍，发现研究单口喜剧和试验特别像，一次次地试，你也不知道观众笑不笑，但冷场的次数多了，精彩的部分就冒出来了。比如，你讲 50 个尴尬的段子，全程六十分钟，反复推倒重来，最后形成 5 分钟的精华段子，这就是一个提炼的过程。

老梁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自己写段子有个习惯，少不了备忘录。因为灵感的出现不分场合，有时候在路上发生一件事，她就停下来记上；看电影时，脑子一晃而过的想法，也会马上写下来；每周结束，回头去翻这些零碎的文字，蛮有意思。“哪里再加一句，体量多少合适，三个字表述的东西，不要五个字，词语的删减，都会仔细推敲。”

解开一道道难题，给出多个解题思路，这是自诩为理科工程师的老梁在脱口秀中找到的乐趣。而正是这样一个“不太正经”的学科，开始不断影响着大学生群体，让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里，多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可能。在 B 站与单立人喜剧的直播海报上，沈阳女生刘倩格外闪耀，扎着麻花辫，活力十足，虽说年龄只有 22 岁，心里的世界却很大。

大三开始接触脱口秀的刘倩，毕业后，成为了一名自由脱口秀演员，没有签约任何一家公司的职业路径，在行业里极为少见，也意味着放弃很多。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，刘倩给出了答案：“我不喜欢给别人打工，很难接受坐班，或者说理想主义更多一点吧。”

刚来上海时，刘倩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做了几个月，极其痛苦，果断辞职。直到 2020 年 6 月份，刘倩在家人支持下，



刘倩的现场节奏感很好，段子也深受观众喜爱。

决心全职搞脱口秀，她在虹桥商务区附近租住了一套小房子，每天 2 号线接驳辗转静安、黄浦的剧场，有时候几个月只打磨一套段子。“开放麦每天有三四场，商演一周三四场，每周大概二十多场。”

刘倩说，从沈阳来到上海，另一个目的是寻找“专业观众”。第一次在沈阳上台时，刘倩特别紧张，手脚都麻了很久，那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单口喜剧，观众坐在台上好似“看耍猴”，一会像相声一样起哄，一会接话、打断，难以与观众产生真正的共鸣，这让她多少有些失望。

而来上海后，观众对刘倩是有回馈的，11 月份有位观众看完了演出，在社交媒体上感慨地写下这段话：“整场的亮点是刘倩，节奏感控制得很好，段子写得普适，场下一直在鼓掌。这位小姐姐适合更大的舞台。”

“全职+脱口秀”这条少有人走的路，承受的压力自然也大。前段时间，刘倩情绪起伏很大，冷场次数太多，一度令她认为自己来这里是个错误，但她也时常自己劝自己，尴尬、冷场，是一个成熟的段子手的必经过程，如果次次纠结，就会次次伤心，反而走不好接下来的路。

刘倩的父母十分开明，金钱上、精神上，全都无条件支持。刘倩也赌这一口气，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她与父母约定了两年期限。两年，如果在脱口秀行业拼不出来，刘倩白天就会找一份工作糊口，但脱口秀仍然会继续说下去。刘倩觉得，就算世界每天在变，单口喜剧都是她一直坚持的理想主义。■